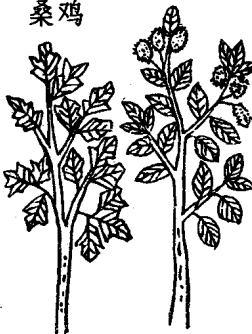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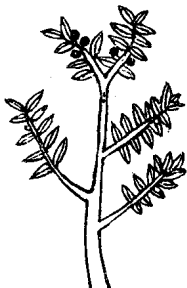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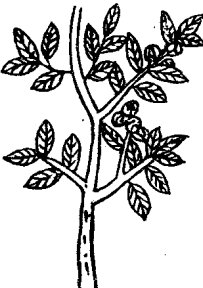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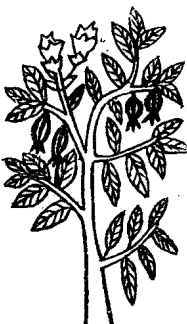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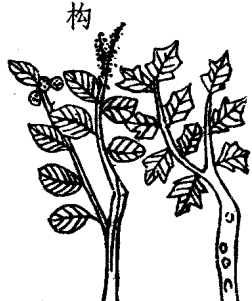


枣 酸 针名白棘 	枳 枳实小 枳壳大 	桑 桑鸡 
核 蕤 	橘 枸 	柘 奴柘小有刺 
萸 茱 山 	子 卮 	楮 枸 

明·李时珍著

本草纲目

(校点本第二册)

人民卫生出版社

明·李时珍著

本草纲目

(校点本第三册)

人民卫生出版社

明·李时珍著

本草纲目

(校点本第四册)

人民卫生出版社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主席语录

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出版说明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一部系统总结我国劳动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的名医药学巨著。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公元一五二八年——一五九三年），湖北蕲州人（今蕲春县），出身世医，是我国明代一位注重实践具有革新思想的杰出的医药学家。

李时珍生活在明嘉靖、万历年间。当时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农民不断起义，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由于阶级斗争尖锐，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更加激烈。反映到医药学领域中，一方面，是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扶植下，一帮儒医笃信天命，宣扬封建礼教，尊经复古，另一方面，有不少的医药家，接近人民群众，具有尊法反儒的思想，注重实践，主张“人定胜天”，不为古人旧说所束缚，敢于革新。李时珍，就是当时医药界一位著名的人物。

李时珍由于长期生活在人民群众中间，在数十年的医药实践中，亲自上山采药，向农民、猎户、渔民、樵夫、药农和铃医请教，积累和总结劳动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并实地考察药用植物，解剖药用动物，采掘和炼制药用矿物，以毕生精力，写作三十多年，终于写成了这部著名的《本草纲目》。《本草纲目》全书约一百九十万字，共分五十二卷，记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其中有三百七十四种是李时珍新增的，还有药方一万多个，插图一千多幅。《本草纲目》不但是药物学方面的一部杰出著作，而且对矿物学、化学、动植物学都有相当的贡献；它不仅促进了我国医药学的发展，而且对世界药物学的进展，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本草纲目》这部杰出著作，由于贯穿着法家“人定胜天”和不断革新的进步思想，对当时迂儒方士为迎合腐朽没落封建统治阶级的欲望，妄图把医药学引向迷信邪道的思潮进行了有力地批判，所以从印行问世开始，就受到统治阶级的压抑和扼杀。到了清代，更受尊儒医家的攻击，甚至提出要烧掉《本草纲目》。后经民间辗转翻刻三十余次，才遍传全国。一六〇六年传入日本，不久，又先后译成拉丁、法、德、

英、俄等国文字，流传于各国。

李时珍的贡献，不仅在于改正了过去本草的错误，综合了大量的科学资料，提出了科学的药物分类法，写出了《本草纲目》这部医药学巨著，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他长期生活在人民群众中间，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注重实践的治学方法，有力地批判了孔孟之道和当时主张尊经复古的反动思潮。如：李时珍针锋相对地提出：人可以「窥天地之奥而达造化之极」，相信人的力量能够控制自然，并使之服从人的需要。他在论述药物的升降性质时说：「酸咸无升，甘辛无降，寒无浮，热无沉，其性然也。而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颠顶」。并得出「是升降在物，亦在人也」的论断，表现了法家「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进步思想，他还指出：月中并无所谓「桂树」、「嫦娥」之类，月面的形象实是「山河之影」，而「雨中落桂」也是一种自然现象，非「月中有桂也」。这是对天体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也是对儒家「天命观」的有力批判；他反对「生而知之」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理学所谓「近取诸身，百理皆具」的唯心主义思想，主张深入到客观事物当中去「穷究物理」，并认为「物理」是客观的，存在客观事物之中，他对当时盛行的方士邪术、迷信妄说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指出服金石长生之说是「方士流传而来」，结果「求生而丧生，可谓愚也」。李时珍在批判服食成仙邪说的同时，又科学地、有分析地对于丹药在医疗方面的作用给予了适当的肯定，他在书中记载了《抱朴子》炼丹的大量材料，并亲自进行了试验，用于临床治疗疾病，这表现了他坚持科学态度的战斗精神，他不为古人旧说所束缚，敢于纠正前人的错误，为了辨明陶弘景所记述的穿山甲（鲛鲤）「张甲诱蚁」的说法，他实地考察了穿山甲的活动，并亲自解剖，发现「其胃独大常吐舌诱蚁食之」，等等。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李时珍就是其中的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但是，由于李时珍生活在十六世纪我国的封建社会，他的思想不能不受到当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所以，反映在《本草纲目》这部著作中，有些论述是幼稚的、唯心的，甚至有的是封建迷信、荒诞落后的东西。例如：他一方面批判了古人关于草子变鱼、马精人地变锁阳等类似生物自生的说法，另一方面却又相信

烂灰为蝇、腐草为萤、雀人大水为蛤等荒诞之说。他反对方士服食等迷信邪说，却又记述了「古镜和古剑，若有神明，故能辟邪魅忤恶」等无稽之谈。他在药物分类方面，设有「人部」，把「人魄」以及「天灵盖」等当药用也是不科学的。又如：书中收集的「天子藉田三推犁下土」治「人官不惧」，「寡妇床头尘土」治「耳上月蚀疮」，兔肉「妊娠不可食，令子缺唇」等，完全是迷信荒诞不科学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精神，来认识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的局限性。对《本草纲目》这部宝贵医药学著作，批判地加以继承，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为今天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本草纲目》一书，历代版本甚多，此次重印是采用刊印较早的一六〇三年（明万历三十一年）夏良心刻的「江西本」为蓝本，旁校各本进行校勘排印。由于全书字数较多，为了方便读者查阅，本书分作四册出版。

由于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不够，路线觉悟不高，在出版工作中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和批评，以便我们改进和提高。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九月

校点说明

李时珍是我国明代杰出的医药学家，所著《本草纲目》是祖国医药学宝库中极为珍贵的科学遗产。本书自明代刊行后，三百八十多年来，在国内已经重版了二、三十次。最早的版本，是在一五九〇年王世贞作序以后，至一五九六年李建元进疏以前，由胡承龙刻的金陵本。疏中说：「甫及刻成，忽值数尽」。可见是书的刻成，约在著者去世的一五九三年前后。其次是一六〇三年夏良心序刊的江西本。它改正了金陵本的一些错误，同时也有金陵本不错而改错了的。再次是一六〇六年董其昌序的湖北本，它和以后如梅墅烟萝阁等各种明清刻本，大都是以江西本为底本翻刻的，一般改动不大。直到一八八五年合肥张绍棠味古斋重校刊本，才作了较大的变动，并抽换了几百幅图，他改对和改错之处都显著增加。以后各种石印、排印，以至一九五七年本社的影印本，一般都是以张本为底本了。总的说来，历代由于抄写、刻板、校订、覆刊所发生的错误，数以千计，这就严重地影响了本书的质量。

还有本书自身也存在一些错误，例如：

卷十二萎蕤条云：「初虞世治身体痲痹斑驳有女萎膏」。「初虞世」三字，在大观及政和本草卷六女萎萎蕤条原作「古今录验」。这可能是在著者的记忆中，有初虞世撰古今录验养生必用方一书，遂将「古今录验」改为「初虞世」（他处有时在「古今录验」上加「初虞世」三字）。但女萎膏见于外台卷十五，引自古今录验。初虞世为宋人，不当为唐人所称引。故外台所引，自是唐·甄立言所撰之古今录验方。这是属于著者的误记。

卷十六有「蚕茧草」和「蛇茧草」两条。大观及政和本草卷九「蚕茧草」作「蚕蔴草」。「蔴」是「网」的异体字。「蚕蔴草」在政和本草的总目和分目中，都同作「蚕网草」。大观及政和本草卷十

一·五毒草条云：「又别有蚕罔草」。「罔」仍为「网」的另一异体字，这就证明「蚕茧草」应作「蚕网草」。又大观及政和本草卷十「蛇茧草」作「蛇芮草」。「芮」是「茵」的误字。卷十一·五毒草条云：「一名蛇罔」。则证明「蛇茧草」应作「蛇网草」。这是属于著者的误认。

卷十八营实墙藤条附治箭刺入肉方，著者误以说症状之「鼠扑」为内服药，又误以内服之「蔷薇灰末」为外用药（详见彼条校记）。这是属于著者的误解。

卷五地浆条，著者引罗天益卫生宝鉴云：「土曰静顺」。罗书卷十六作「土平曰静顺」。但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土平曰备化，水平曰静顺」。罗氏错引，李氏未改。这是属于著者的沿误。

书中类似这样的错误还多。但对于一部如此庞大的著作来说，也是难免的，不足为奇的。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指示和「**古为今用**」的方针，本社这次排印本书时，作了比较仔细的校勘，以期提高质量。现将选用底本、主要参考书和校勘方法，说明如下：

一、本书采用一六〇三年由夏良心、张鼎思序刊的江西初刻本作为底本。

二、主要参考书：

（一）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现存大观本及政和本），宋·唐慎微著。这是纲目以前内容最完备的一部本草。因此，作为这次校勘的主要参考书。

（二）千金翼方，唐·孙思邈著。它完全转载了唐·新修本草的正文（新修本草现已只存残卷），故也是一部主要参考书。

（三）梁·陶弘景所著本草经集注，现只存序录部分的敦煌残卷。在校勘本书序例时，有参考价值。

(四) 另外，一九五七年本社影印张绍棠本时，曾与金陵本校勘出若干条不同之处，此亦作为重要参考。

三、校勘方法：

(一) 著者在引用它书时，大都不是抄录原文，而是经过一番化裁的，有时甚至综合二、三家之说为一，和原文有很大的出入，这是当时一般的习惯。这次校勘，对于凡经著者变化剪裁而实质上没有重要差别的，一律不动，不加校记，避免繁琐考证。但对其中与原意不合及影响医疗的地方，便作更改，并加校记，说明原作什么，以及或衍或脱，今据何书何卷加以改正，以及或删除或补，以便读者查对。如有义可两存，难作定论的，就不予改动，只加校记。还有少数错处，一时找不到书籍校勘或查对不出的，就注明存疑待考。

(二) 书中还有须待研究的地方。如著者有意将大观及政和本草卷十一之「毛茛」改为「毛茛」，以致现代植物学中列有「毛茛」一科。但本书卷十七毛茛条所引各种资料，都只能证明是「毛茛」而不是「毛茛」，详见彼条校记。对于这样的问题，都予提出，加具校记，以便读者作进一步的研讨。

(三) 书中凡加校记之处，均用「脚注序号」标出，而将校记附于页末。

(四) 书中各种异体字和笔划有差错残缺的，就直接改正，不加校记。

(五) 书中所用书名，多系简称。同样的名称，如吴普之类，有时作人名，有时又作书名，情况复杂。为了统一起见，一律不加书名号。

(六) 本书原有几条张实之（应是在卷首作序的张鼎思）的按语，如说「确」、「蚰」等字原来的写法不正之类。因现用标准字体排印，已不再成为问题。其余也都没有参考价值，只好一并删除。

(七) 校勘的范围，以采用的江西初刻本为限。其它各本（包括金陵本）的错落衍误，概不涉及。

这次校点，虽然作了一些努力，但限于校者的水平，错漏之处一定不少。热望读者指正，以便今后改进。

《本草纲目》校点小组

一九七五年三月

本草纲目序

纪称望龙光，知古剑；覩宝气，辨明珠。故萍实商羊，非天明莫洞。厥后博物称华，辨字称康，析宝玉称倚顿，亦仅仅晨星耳。楚蕲阳李君东璧，一日过予弇山园謁予，留饮数日。予窥其人，睟然貌也，癯然身也，津津然谈议也，真北斗以南一人。解其装，无长物，有本草纲目数十卷。谓予曰：时珍，荆楚鄙人也。幼多羸疾，质成钝椎，长耽典籍，若啖蔗飴。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古有本草一书，自炎皇及汉、梁、唐、宋，下迨国朝，注解群氏旧矣。第其中舛谬差讹遗漏不可枚数，乃敢奋编摩之志，僭纂述之权。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复者芟之，阙者缉之，讹者绳之。旧本一千五百一十八种，今增药三百七十四种，分为一十六部，著成五十二卷。虽非集成，亦粗大备，僭名曰本草纲目，愿乞一言以托不朽。予开卷细玩，每药标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正始也。次以集解、辨疑、正误，详其土产形状也。次以气味、主治、附方，著其体用也。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如入金谷之园，种色夺目；如登龙君之宫，宝藏悉陈；如对冰壶玉鉴，毛发可指数也。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核究竟，直窥渊海。兹岂禁^{〔四〕}以医书觐哉，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箴，臣民之重宝也，李君用心加^{〔五〕}惠何勤哉。噫！砭玉莫剖，朱紫相倾，弊也久矣。故辨专车之骨，必俟鲁儒；博支机之石，必访卖卜。予方著弇州卮言，悲博古如丹铅卮言后乏人也。

〔一〕 一十八：据初步整理，原漏列救荒本草中金盞草一种，又应补有目无文之七仙草一种。〔一十八〕似应作〔二十〕。

〔二〕 四：据初步整理，原漏列金石部砭石一种，草部苦草一种，人部方民、人傀二种，而草部中又重出耳环草一种，应删，故〔四〕应作〔七〕。

〔三〕 旧本……四种：按旧本与新增合计，即平常所说之一八九二种。现经初步整理，当为一八九七种。而原书所谓一种，有时并非一种药物，如卷五诸水有毒，卷三十三诸果有毒，卷四十九诸鸟有毒，卷五十诸肉有毒及解诸肉毒均作为一种，实际是指书中列有一条。

〔四〕 禁：张氏味古斋本（以下简称张本）作〔仅〕。

〔五〕 加：张本作〔嘉〕。

何幸睹茲集哉。茲集也，藏之深山石室无当，盍鐫之，以共天下后世味太玄如子云者。时万历岁庚寅春上元日，弇州山人凤洲王世贞拜撰。

重刻本草纲目序^{〔一〕}

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乃后世以艺视之，缙绅先生多所弗讲。贾子不云乎：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居医卜之间。医可以贱简为哉？本草者，固医家之稷锄弓矢也。洪纤动植，最为烦杂，散于山泽而根于脏腑。名不核则误取，性不明则误施，经不辨则误入。误者在几微之间，而人之死生寿夭系焉，可无慎乎？余夙为痼癖作楚，近复滋甚，时检轩岐家言以自卫，得楚名医李时珍氏所辑本草纲目辄侧弁其间。大抵与苏颂图经、唐慎微证类相表里，而采摭名实，引据征验，不啻倍之。所增药三百七十余种，皆近世所习用而确乎有明效者，其用心亦勤矣。医家者流，得此书而存之，庶几可无误乎。间以质之藩臬诸大夫，俱云甚善，而颇讶其字画之漫漶者多也，图更鏤之。于是搜积贮之所奇者，悉付剞劂氏，而诸大夫亦以多寡佐其不足，盖六阅月而工竣。既成帙，复肆览焉，较前倍觉爽目。余因是而有感于天之生物，何其独厚于人也。既有百谷以养其生，又有百草以治其疾。夫使蚩蚩者有生而无疾也，则滋以百谷足矣。惟其不免于寒暑阴阳之侵也，故必良药补之，毒药攻之，而后得以祛其所害而终其天年，则天心见矣。呜呼！此治道也。治生者，去其所以害吾生者而已矣；治民者，亦岂有他术哉，去其所以害吾民者而已矣。今天下号称治平无事，然而病在脉理者已数形见。四民之业窘，而重以旱涝之不时，所在有啼号声，则元气索。采樵之使十道四出，而鸱张虎视者且遍垌宇，则邪气盛。当其时，欲如医者按其表里标本而治之，何者宜补？何者宜攻？其用以补者，将为参、朮乎？抑芎与文无乎？用以攻者，将为黄、芒乎？抑葶与乌喙乎？取其散于山泽者以调吾脏腑，必何如而后可以无误？是必有精于其理者，若跗之涂，和之视，长桑君之方，太仓公之诊，而后能挽斯世于仁寿耳，余则安能。敬因是书之成，而以商之医国者。癸卯孟秋之朔，巡抚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古汭郡夏良心撰。

〔一〕 此序原脱，今从覆江西本补。

重刊本草纲目叙

余自辛丑，承乏江臬。臬署务简多暇日，则取署中旧刻翻阅之，庶几乎运甓之思焉。一日谒中丞桐汭夏公。云：本草纲目一书，大有裨于生人，非特多识资也。而初刻未工，行之不广，盖图广其传乎？余受而观之，乃楚名医李时珍所辑，盖尝经御览而备上方者也。夫本草之名尚已。古圣人爱民深，忧民切。故羲皇有八卦之画，炎帝为百草之尝，画卦以示趋吉避凶，尝草以使缮生救死。盖自有易以后，即有此书。诚谓民行民生，均重于世，而当务为急。故万政未遑，而藐焉一草一木之是求也。不然，岂不知自暇自逸，而肯一日之间，遇毒七十，甘以区区腑脏，尝试于刚柔升伏百万变之中哉。何收弗暇，农求未出。万言虽讽于君卿，三卷弗登于册府。汉末存者，三百六十余种耳。陶、苏、李、韩诸贤，相继增益。唐慎微于图经外，旁摭远引而再益其品，盖至千五百余种，蔚乎富矣。然品类既烦〔二〕，名称或杂，宋人表章，尤多舛者。李君忧之，为是芟复补遗，又益三百七十四种，分为十有六部。总据正名，附释别号，而次之集解、辨疑以正误，详其生产肖貌气味以明实，附以主治诸方以著用，命之曰本草纲目，盖集诸家之大成哉。或者谓：人惟五藏，病止七情。古之圣儒，处齐不过数种，而何取纷纷之为。愚则谓：药者，医用也。良医之用药也简，而其储药也备。故芫华一撮，半夏数丸，已足取效；而搜其囊，则牛溲、马勃、鼠肝、虫臂，无不有也。何也？储与用异也。此书之作，固储道也。天之爱人甚矣。人之生齿日烦，物之化育亦盛。人之情识日广，病之变态亦多。物之生也若有待，人之用也若有待，则取之恶得不博？平者不可为毒，温者不可为寒，辛者不可为苦，而平、毒、温、寒、辛、苦之中，微者不可为甚，重者不可为轻也。一物而根、株异宜，一形而补、泄殊性，而至于千名与实淆，如荀书之误读，吕览之误注，蹲鸱误称，苦弥误索者，不可胜数也，则辨之又恶得不详乎？故物虽有名，用实未著，若蒹葭、蛄蠃，不录可也。其它草根树皮，跂行喙息，以至土直、刍狗之类，秉命虽微，效用则大，既有明验，可厌其多哉？况漆叶青黏，曾益樊阿之寿；柔汤火齐，并愈齐

〔一〕 烦，通「繁」。下同。